

现实生活

印象中的黄金始终是个怪物,是个坏东西,第一次听说这玩意在“文革”初期,那时候,我还是九岁小屁孩。大致记忆就是坏人家里,肯定可以找到黄金。当然,能抄出黄金的,基本上都是坏人。

大一点的孩子被带着去看抄家成果展览,一座很大的破庙,人山人海仿佛大市场。有个展厅全是坏人们如何窝藏黄金,搁马桶中,缝鞋肚里,埋在炉膛底下,砌进墙缝。那年头有句话很时髦,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只要抄了你的家,黄金无论藏在哪儿都能搜出来。其他抄家成果,譬如变天账,譬如封资修的文物,各种各样字画,各种各样珠宝,打了红叉的蒋委员长头像邮票,所有这些我们都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有黄金,当然不是真喜欢,小孩子永远愿意凑热闹,这里人最多,我们都乐意待在人多地方。

以后不久,有人来抄我们家。我当年的智力水平,觉得有人来抄家,那么就很简单,你父母肯定是坏人。这是不证自明的,而且是坏人,一定窝藏黄金。黄金就是罪证,那么我们家黄金又会藏在哪儿,我坚定不移地认为藏在书橱里。书橱的轨道是铜的,黄铮铮发亮,我一直觉得那就是黄金。造反派对我进行了搜身,可惜没问黄金藏在哪儿,这让人感到很

黄金不是黄金

叶兆言

失落,我真想主动告诉他们。不过很快还是找到了黄金,父母主动上缴,想不缴也不行。一枚金质奖章,据说级别挺高,一根还算粗的金项链,是祖母给我母亲的。后来项链完璧归赵,金质奖章却没了踪影,赔一点钱了事,算是落实政策。母亲说如今一说这事就骂娘,金奖是种荣誉,根本无法用钱来衡量。

童年记忆影响终身,我对黄金一直没好印象。作家马尔克斯很鄙视地说黄金就跟屎一样,这话听上去有些英雄所见略同。无法想象自己会跟黄金有任何牵连,如果有人戴着金表,手上有金戒指,脖子上有金项链,那一定不是我,这家伙必定是假的。

过去一个月,不断收到黄金价格短讯,是哥们转发的。这哥们是华兴街上的中国大妈,坚信黄金到底了。他让我能买赶快买,如果有钱,买什么都不保险,不妨买点黄金放在银行。这些日子损失惨重,打电话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真下手了,说黄金价格果然吃不准,但是还是应该买,历史的经验摆在那里,买黄金不会有差错。

我告诉他出版社拖欠稿费,没办法出手,其实是骗他,有稿费也不会干这事。他的短讯仍然源源不断过来,黄金价格不停往下跌,开始每克297元,今天的价格是每克263元,不过一个月时间,黄金已不再是黄金。



夜光杯

1953年我刚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文艺》月刊从事编辑工作的时候,全国范围内能够约稿的儿童文学作家还很少,要编好刊物很不容易。当时,我们在向作家们积极约稿并不断地大力开拓稿源的同时,还在刊物上登载了《征稿启事》,广泛向一般作者征稿。

《征稿启事》登了以后,每个月大概能够收到200篇左右的自投稿,而且可以在自投稿中发现合格的、甚至是十分出色的作品,采用率大概在百分之二、三左右。加上我们积极约来的作家稿件,这才使我们的刊物得以存在和发展。对无法采用的自投稿,我们也是尽可能地提出意见,帮助作者修改。后来自投稿便与日俱增,从中涌现出来的经常作者也越来越多,

到了1954年年底,平均每个月已经可以收到自投稿2000篇左右了。这就使我们的采用标准得以逐年提高,刊物也随之而建立起了一支坚实的基本作者队伍。其结果是,刊物的质量不断改进,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发行量从创刊时的每期4500册,到1954年年底,已经猛增为97800册,然后又由几十万册逐步增加到新时期初的100万册以上。

现在,随着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儿童文学刊物已多得不计其数,而《少年文艺》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却仍然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

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编

辑部坚持重视并认真对待自投稿的优良传统,直至今天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至于数十年来从《少年文艺》的自投稿中脱颖而出走上文坛,成为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乃至成为著名作家,那就不胜枚举。

那么,编辑图书,是不是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自投稿呢?根据我的体会,回答是肯定的。我也曾在图书编辑室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记得当时在图书方面的自投稿中发掘的好作品,以及发现的基本作者,也都不在少数。例如儿童文学作家郑开慧,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中学教师,他的第一本儿童小说《船长的儿子》,就是这样出版的,出版后一印再印,印数将近20万册,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当然,从大量自投稿中发现可用的好作品,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编辑还必须具备应有的艺术鉴赏力和评判力。“沙里淘金”可不是一件轻易能做到的事。但是,我以为这恰恰是编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编辑人员应有的敬业精神。

是的,社会上确有一部分读者十分崇拜名家,名家的作品也大都名符其实的,依靠名家,争取名家写稿的确是出版单位的必要途径。但是,读者阅读出版物,毕竟不是

天空深蓝深蓝

黄惠子

这些天,傍晚总有深蓝云朵覆盖天空,闪电亮着通体透明的光。知了已经开始大声歌唱。偶尔一场雨,把夏天降下来。人们狂热躁动奔跑淋漓,又到性情鲜明的季节。等到艳阳高照那一天,等到夜静如水那一天,所有欢喜的悲伤的,像野马放逐草原,激烈又安宁。

漫说自投稿

任大星

阅读出版物中作者的名字,而是阅读出版物的内容。内容的优劣才是读者评判出版物好坏的必要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的作品和无名作者的作品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我在这里绝没有否定出版物发表名家作品的意见,应该相信大多数名家在创作中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但必须认识到,世界上决没有生来就是名家的名家,任何大文豪也都是从初学写作起步的,都是从自投稿中脱颖而出走上写作道路的。这是一条颠扑不破、谁也无法否定的真理。

唐代文学家韩愈曾经说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智哉斯言!这句警世名言,对从事编辑工作的人来说,更有其自勉自励的特殊意义!

王爱莲的工作挺琐碎。周一沪剧班,周二远程收视,周三交谊舞,周四门球,周五剪纸,周六篮球,还有每天的图书馆开放,每周至少一次的午间电影放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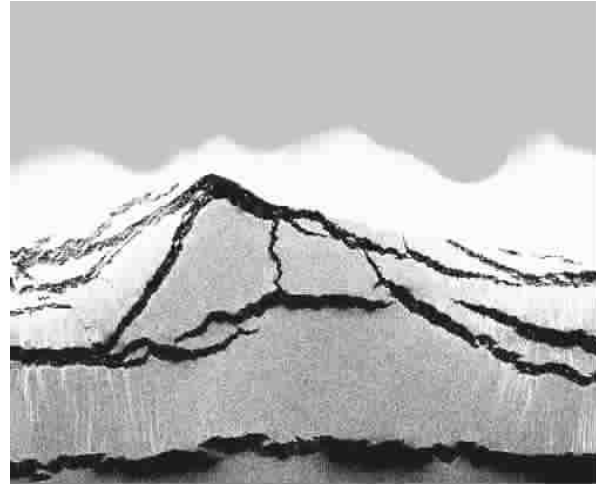
她是干嘛的?马桥镇民主村文化服务员。

没错,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社区推广文体活动,让老人、孩子、外来务工人员都能在社区这个大家庭感受到文体活动特有的魅力。

王爱莲的工作从每个清晨开始。早上8点,她首先要赶到社区的文体活动中心,将图书馆打开,爱看书报的老人一早就要来看新闻了。紧接着,她要根据每天不同的课程表,安排组织老人们参加各类兴趣班活动——8点半,沪剧班、交谊舞、门球、剪纸之类的是一定要开课了。老人家起得早,活动相应也要早点开展起来。

两年前,突然有一天小慧给我看了她的新作,美呆了。这浩瀚无际的沙漠不是油画吗?那笔触细腻,画面隽永的山山水水不是中国画吗?你画的?我信口问。她说:“不是,我拍的”。这时我反倒平静下来了。因为众所周知小慧是著名摄影艺术家,在她镜头下什么样好的作品都是情理之中的。但她说这是用的纳米高科技手段,在超高倍光电显微镜下拍摄的,材料是蛋壳、皮屑、胶带、头发丝等等,我又傻了。怎么可以这么美?

纳米不是科学技术吗?比如,我家有纳米洗衣机、纳米冰箱,怎么纳米又和艺术相关?我赶紧网上查询,这才知道纳米艺术是纳米科学和艺术相恋而派生出的新的一门艺术。虽然纳米只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渐发展起来的前沿、交叉性的科技领域,而科学和



纳米摄影

镜头是眼睛的延伸

——读王小慧纳米摄影作品有感

悄然

艺术的关系向来很微妙,“有情人”终成眷属。就像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家福楼拜说的:“艺术越来越科学化,科学越来越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总会在山顶重逢。”纳米科学家和艺术家,一直在寻寻觅觅,最终纳米科学与艺术相遇。

小慧的纳米摄影作品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在她的纳米摄影作品中,那些屑小东西,神奇般地复活了,变得有生命了,唯美了。她镜头下的微观世界是无限的,是奇妙的,不是常人能企及的。你能想象吗?一根小小的化纤,在她的镜头下,竟成了广阔无边的沙漠,就像还没有走过的丝绸之

路;餐桌上残留的红色虾壳,呈现出来的却是晚霞中海天相邻的美景;那普普通通的玻璃碎片,就像文人墨客信手画的竹子,别有一番意境。而真正的竹子,却像大气磅礴、蜿蜒连绵的山脉。你怎么也想不到,薄薄的铝片,在她的镜头下,像一幅幅氤氲氤氲的山水画。想象一下,那是在每种材料像尘埃大小的微粒基础上,又放大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倍后的纳米尺度下的效果。而一米有十亿纳米,这是多么微小。据小慧说,操作这些光电显微镜的科学技术人员是和她们一起拍摄的,因为她并不会操作这些高精的仪器。但当她们看到制作后的作品时,惊讶得不相信是自己一起拍出的东西,因为它们拍摄时完全没看到这些景象。

我一直在寻找答案,为什么小慧的作品就那么与众不同?可不可以这样解释:镜头是眼睛的延伸,是心灵的感应。所以,她的镜头能捕捉到常人无法捕捉的东西。就像吴冠中先生后期的很多作品,不是简单地去画黄山的峰,太湖的水,或者古城小镇。而是要表达他灵魂深处的东西,他的思想、他的情感,完全是超现实,或者说是现实和非现实间。读小慧的纳米摄影作品也有同样的感受,穿行在虚实之间,梦幻和现实之间,有和无之间,写实和抽象之间。

曾经在王小慧的书上看到,她常常会做很多很多梦,奇怪的是在经意和不经意时会在她的艺术创作中还原。如果这样,为什么她的纳米摄影作品会与众不同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王小慧

材料·碳 (纳米摄影)

王小慧

读欧阳修三记

——名著浅读

躲斋



《相州昼锦堂记》“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诚然!追求衣锦荣归,此人情之常,亦今昔所同。但有人以为现在时代变了,观念也变了,再无“庸夫愚妇,奔走骇汗”,称羨于衣锦之荣了。我看未必。

“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居闹市无人问”,这种现象,也还是存在。其实,意欲位至将相,慕富贵而厌贫贱,固人情之常,趋富远贫又何尝不是人情之常?且若无庸夫愚妇,何来俊杰之士?而“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以至后来的先倨后恭、马前泼水,就常情论,似也无可非难。固然,这是“势利”。然而,如欲彻底消除“欺贫爱富”,恐怕非得消灭阶级不可。贫富的差别只要存在一天,我看,这“势利”是永难消除的。

《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欧阳修出知滁州,是谪贬倒运的时候,但他依然放情山水,在《醉翁亭记》里

大写其“乐”:“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里固然有“与民同乐”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借酒消愁,反其意而说的更为隐藏的一面。及至《丰乐亭记》,就难窥其本意了。虽说欧阳贬滁那年(庆历五年,1045年),正值丰岁,因此,他题亭额曰“丰乐”,并谓“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但接着一句是“幸生无事之时也”。难道真是“无事之时”?这就不免有点粉饰太平了。不过,文中又云:“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似乎“醉翁之意”确实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

谪贬,本是不幸的事情。但能够“仰而望山,俯而听泉”,又何尝不是因祸得福,不幸之幸?此,或欧阳所以为此文乎?

陪着他们一起年轻

冰之

忙完早上的课程,中午匆匆吃个工作餐,午间电影放映又要开始了。“电影一定得早点放,老人们看完了还要回去给放学回来的孩子烧饭呢。”

看电影还能得礼品,这是民主村的一大特色。为了吸引离群索居的老人赶来参加集体活动,他们会贴心地给来看电影的老人们送上毛巾、牙膏、餐巾纸等生活日用品。从2007年开始的数字电影放映活动,已经从当初的十几二十个人跃升至七八十人的水平。

“大片是不错,但是能不能多给我们弄点戏剧电影看看?”老人家开始向年轻的王爱莲提要求,这让她有些犯难。因为电影都是统一到文广局拷贝的,上面提供什么她就放什么,关键是

现在基本没人拍戏剧电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眼下她还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在练功房里跳交谊舞的老人家似乎因为音响的问题影响到了楼下的棋牌室娱乐,楼上楼下的老人们有些互不相让。打牌的让跳舞的到别处去跳,跳舞的不愿意到要搬桌椅的会议室去跳。“怎么办?”除了常规的文体安排,王爱莲还要组织社区里的老人、外来务工人员参加各类文艺演出。

“去年,我们的沪剧表演唱《芬芳玫瑰献给党》获得了镇创作节目汇演一等奖。今年的小品《婆媳关系》又获得了二等奖。现在村里的村民每天生活都很繁忙,有的人参加了好多项目,真有点忙不开。还有的人分身乏术,让我

为了他把冲突的项目时间调调,这个当然不可以啦。”说到取得的成绩,王爱莲很是开心——村里的门球队拿了镇里第一个,区里第六。太极拳表演也得了个优胜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她的“政绩”。

从2007年上任至今,王爱莲明显地感觉到日益丰富的文体活动给村民带来的变化。一是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参与的活动越来越丰富;二是村民的综合素质明显提高。“以前跳交谊舞,真是泥腿子就来跳,穿什么的都有。现在知道要讲究穿着打扮了,要有礼仪了。”

看着老人们越来越年轻,王爱莲由衷地感叹,“陪着他们一起年轻,真好!”

千年古镇七宝,终成“中国书法之乡”,社区文化追梦者,明请读本栏。